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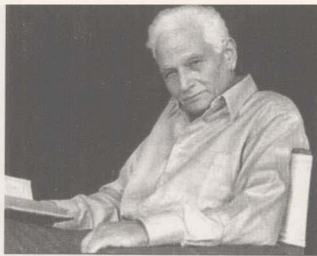
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文字学/ (法)德里达(Derrida, J.)著;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De la grammatologie
ISBN 7-5327-3691-1

I. 论... II. ① 德... ② 汪... III. 文字学
IV. H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320 号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Les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7
根据巴黎子夜出版社 1967 年版译出

图字: 09—1996—02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论文字学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汪堂家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33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册

ISBN 7-5327-3691-1/B·203
定价: 35.00 元

译者序

《论文字学》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于1967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本书与德里达的其他著作,如《文字与差别》、《言语与现象》、《哲学的边缘》、《撒播》、《绘画真实》、《丧钟》、《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等》、《符号海绵》、《其他头衔》、《马克思的幽灵》等等,体现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清除概念淤积,拒斥形而上学,为新的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开辟广泛的可能性。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支配,德里达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为主体主义的张狂和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突出特点在于把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物,把它们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真理与错误、同一与差异、能指与所指、自然与文化等等,而且为这些对立设定了等级,对立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第一项每每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第二项则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言语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形式。按这种思维方式,言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阅读则是追寻作者的原意。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貌似正确,但歪曲了思、说、写的关系,特别是歪曲了说与写的关系。“说”决不是“思”的简单再现,说与思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别,说的东西与思的东西不能等量齐观,说充其量只能与思的东西相近,因为说出的东西比思的东西要么多些要么少些。因此,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应当受到质疑。

在《论文字学》中,写甚至比说更具本原性。写往往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说却常常掩盖乃至取消这种差别性,在同一语言系统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比如,不少同音异形的词,仅听读音是无法辨别的,只有通过辨形才能将这两个音同形不同的字区别开来。为了说明这一点,德里达还生造了 *différance* 一词。在法语中,*différance* 与 *différence* 读音相同,仅听读音无法区别它们,根据字形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写最能体现语言是一个差别系统的事实。德里达通过对莱维-斯特劳斯的《悲惨的热带》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的解读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德里达生造 *différance* 一词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一方面对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怀有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激烈批评现代主义对文本与阅读的理解。德里达说,*différance* 是潜存于文本中的散漫力量。由于 *différance* 的存在,人们原以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实并无中心和本源,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变成了充满差别的系统,在系统之外并不存在超验所指。德里达说过,“语言保持差别,差别保持语言。”语言和文本的意义因差别而存在,但差别不是自我封闭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功能。德里达用 *différance* 表示这种功能。*différance* 有多种意义,但有两个源于拉丁文 *différre* 的主要意义,一为“差别”,一为“延缓”。因此,*différance* 实质上是包含差别的延缓或包含延缓的差别,我们不妨把它译为“分延”。德里达力图用

différance 表明,差别不是同时性的差别,而是历时性的差别,是自由活动的差别。延缓不是同一物的无差别的保持,而是体现差别的活动。这就意味着文本不是一个已完成了的文集,不是一本书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而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痕迹”。因此,阅读决不是寻找原初意义,理解决不以作者为中心。以把握原初意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活动。

“解构”是德里达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阅读方法和哲学策略,德里达在谈到这种策略时明确指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J. Derrida, *Positions*, Minuit Paris, 1972 年,第 56—57 页。)但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远不只是对这种对立双方的等级关系的颠倒,而是通过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写作来实施对传统对立的颠倒,并对系统全面置换,“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解构才会提供在它批评的领域里进行调和的手段,而这个对立的领域也是充满散漫的力量的领域。”(J.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Minuit Paris, 1972 年,第 392 页。)

但是,如何对充满对立的哲学系统进行全面置换呢?按德里达的解释,解构一方面意味着突破原有的系统,打开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消除其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使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从而产生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德里达把这种解构活动称为“旧语移植逻辑”,即在保留旧概念的同时将新

意义移植进去。如果我们以解构的方式阅读原有的文本,就会发现原有文本的界限已不复存在,而成了向我们无限开放,向其他文本无限开放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补。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次解构都出新意,并且这种新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可能的文本的相互交织中组成“意指链”。意义无规则、无固定方向地“撒播”在解构了的文本之间。但撒播本身并非意义,而是意义的种植。解构证明了意义的不断生成性,也证明了文本的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不应将解构主义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理论,而要理解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一种制造“痕迹”的游戏方式。整部《论文字学》都体现了这种精神。我在此处并不想以导言的方式复述《论文字学》的内容。因为这样做不仅会破坏原著的相对完整性,而且有“替补”原著的嫌疑。有判断力的读者自会从这部著作中领会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甚至从中读出作者也不知道的新意来。

本书的翻译始于1992年。对译者来说,翻译上的困难既在于德里达生造了不少新词,又在于他好用词的古义,也在于他喜欢使用隐喻,并反常地使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术语。然而,最困难的莫过于他为体现“意义像种子般撒播”的思想而故意在同一段话甚至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比如,他几乎同时使用“représentation”,一词的所有含义——“表现”、“描述”、“再现”、“代表”、“指代”、“表演”等等,而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词能同时包含这些意思。在翻译本书时,译者常常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转而大量研读德里达的其他著作,因为一本书的术语常在另外的著作中得到了阐释和互证。《论文字学》一书至少涉及九种语言,德里达写作时总是旁征博引,有些引文出处

交代不详,有些引文与原书有较大出入,有些页码不够准确。为此,译者在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出了德里达引用过的一些著作,尽可能对德里达的引文做了校对。另有一些因一时找不到原书只好留待以后补校。好在译者只需对翻译上的问题负责。由于译者懂的语种有限,虽请教过不下二十位欧美学者和国内学者,查阅过不下十三套百科全书,有些译文仍可能有不确切,乃至错误之处,为此,译者随时准备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建议,以便有机会时对译文进一步改进。

在此,我要感谢德里达教授惠赠原书并提供照片。我的同事余碧平先生通读了译稿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译界前辈汪绍麟先生不辞辛劳反复审读了译稿,补正了若干错漏并就若干术语的翻译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月瑟女士始终关心本书的翻译并不断给译者以鼓励与鞭策。我的导师 Jürgen Mittelstraß 教授于百忙之中为我解决了一些古希腊文、拉丁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有关问题。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1999年6月

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序 言

本书第一部分“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①简要勾画了一种理论渊源。它指出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若干关键概念。

第二部分“自然、文化、文字”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审查，大家不妨把它视为“典型事件”，尽管严格说来，我在此无法接受这一概念。为方便起见，我们暂且把它作为典型，我们以加倍的耐心对这些典型事例的选择进行不厌其烦的辩解并指出这样做的必要性。它涉及对所谓卢梭“时代”的解读，这种解读只是浮光掠影：鉴于分析的必要性，问题的难度以及我们的计划的性质，我们感到有理由优先选择一篇鲜为人知的短文《语言起源论》，我们将说明我们对这篇作品所赋予的地位。如果我们的解读不够全面，那是出于别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奢望阐明一种新方法，但我们试图提出一些批判性解读的问题，为此，我们常常陷入窘迫的境地。这些问题始终涉及本文的主旨，我们对卢梭原文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我在第一部分大胆提出的主张。这一主张要求，解读至少要基本摆脱传统的历史范畴，即，肯定要摆脱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范畴，也许尤其要摆脱哲学史的范畴。

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围绕这一核心去尊重传统规范，至少我们要力图这样做。虽然“时代”一词不能穷尽这些规定性，但我们既要关注“结构的外在形式”，也要关注“历史的总体”。我们曾尝试将这两种似乎必要的考察方式结合起来，从而重新提出文本问题，它的历史地位问题，它的特定时间和地点问题。在我

们将要界定的这些词的意义上说,过去的这个时代事实上已不折不扣地构成了文本。于是,这个时代便保留了解读的价值和模式的有效性,并因此打乱了直线性的时间或时间的直线性。在回顾和考查一个现代人种学家所公开宣称的卢梭主义时,我们试图表明这一点。

① 大家可以把它视为《批评》杂志(1965年12月—1966年1月)上一篇文章的展开。我们参考了三本重要论著: M·V·大卫(M. V. David):《17、18世纪对文字与象形文字的论争》(1965年,以后简称DE), A·勒鲁瓦-古朗(A. Leroi-Gourhan):《手势与言语》(1965年,以后简称GP),《文字与大众心理学》载《会议论集》(1963年,以后简称EP)。

目 录

001	序言
-----	----

第一部分 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

003	题记
-----	----

007	第一章 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
-----	------------------------

008	计划
-----	----

013	能指与真理
-----	-------

024	写下的存在
-----	-------

037	第二章 语言学与文字学
-----	--------------------

041	外与内
-----	-----

060	外疑内
-----	-----

093	接缝
-----	----

106	第三章 论作为实证科学的文字学
-----	------------------------

108	代数：奥秘与透明
-----	----------

119	科学与人名
-----	-------

128	字谜与各种起源的协同性
-----	-------------

第二部分 自然、文化、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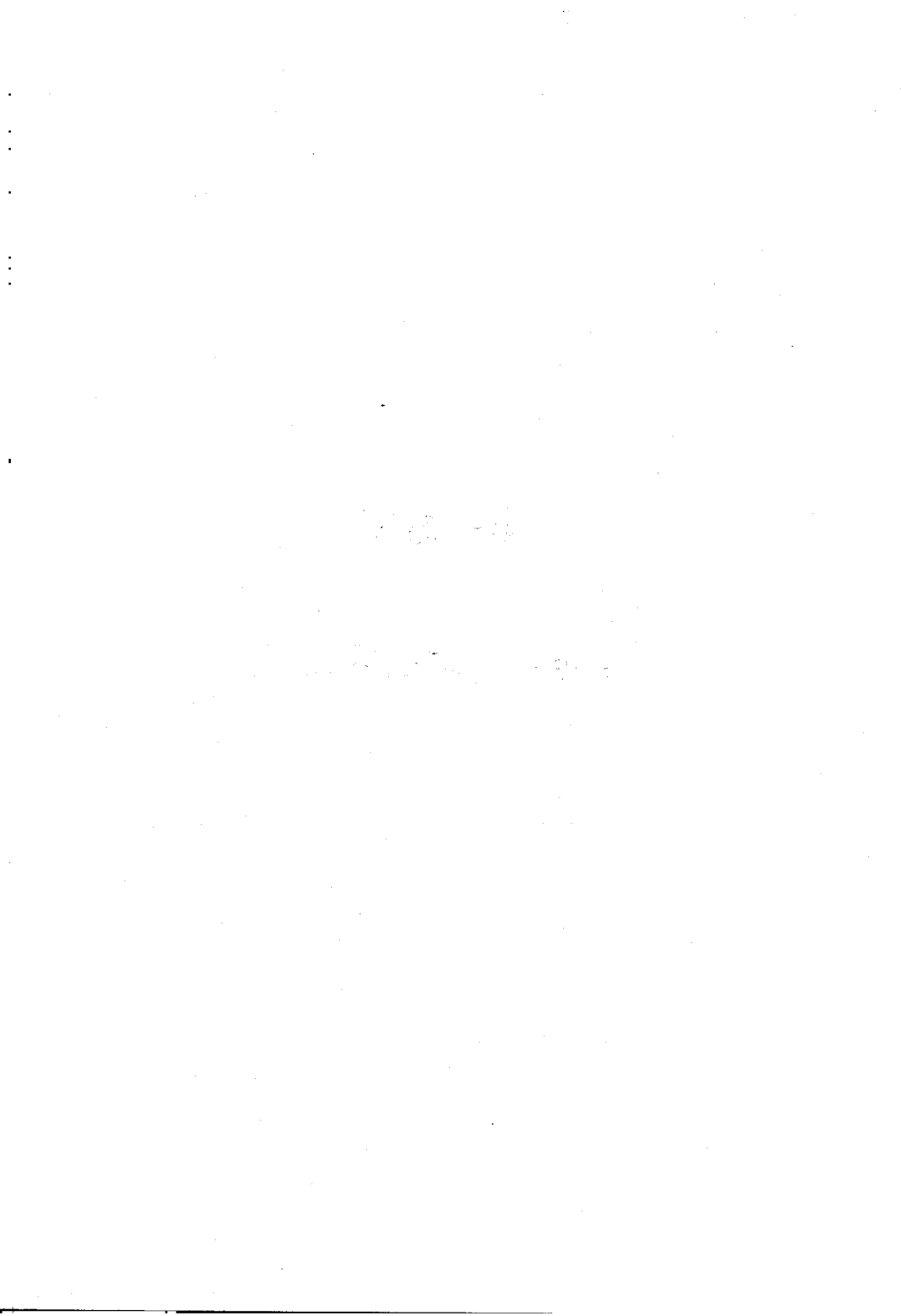
143	“卢梭时代”导言
148	第一章 文字的暴力：从莱维-斯特劳斯到卢梭
156	专名的战争
173	文字与人对人的剥削
206	第二章 “这种危险的替补……”
210	从盲目到替补
223	替补之链
230	过度。方法问题
239	第三章 《语言起源论》的起源与结构
239	1. 《语言起源论》的地位
242	文字、政治堕落与语言学堕落
248	当前的争论：关于怜悯的结构
279	最初的争论与《语言起源论》的写作
285	2. 模仿
286	间隔与替补
292	版画与形式主义的模糊性
317	文字的循环
335	3. 发音
336	“指挥棒的运动……”
354	起源的铭文
360	圣歌

373	“手指的简单动作”。文字与乱伦禁忌
-----	-------------------

392	第四章 从替补到起源：文字理论
394	原始的隐喻
410	历史与文字系统
429	字母与绝对的再现
441	定理与戏剧
456	起源的替补

第一部分

字母产生之前的文字



题 记

1. 在文字学方面成就超群的人将如日中天。一个文
书。(EP, 第 87 页)

啊, 萨玛斯(太阳神), 你将阳光撒遍大地, 每块
土地有如楔形符号。(同上)

2. 这三种书写方式与人类据此组成民族的三种不同
状态完全对应。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 使用字
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 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
民族。(J·J·卢梭《语言起源论》)

3. 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黑格尔《哲学
全书》)

这三条题记不仅旨在关注时时处处支配着文字概念的人种
中心主义(l'ethnocentrisme), 也不仅旨在关注我们所说的逻各
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即表音文字(如, 拼音文字)的形而
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由于对单纯的历史相对主义无法把握的、
令人费解而又十分关键的原因, 在将自身强加于当今世界并且
支配着同一种秩序时, 基本上不过是最原始和最强烈的人种中
心主义:

1. 它涉及这样一个世界的文字概念: 在这个世界上, 文字
的拼音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必然会掩盖其自身的历史;

2. 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莱布尼兹),而且超出这些明显的界限,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不同于我们将要加以解释的隐喻的消遣),一直是文字的堕落以及文字在“充分”言说之外的压抑。

3. 科学概念或科学的科学性概念——人们一直将它视为逻辑——始终是一个哲学概念,即便科学实践不断否定逻各斯的帝国主义,譬如,它一直与日俱增地诉诸非拼音文字。毫无疑问,这一颠覆活动一直包含在呼语系统(système allocutoire)之内,这一系统既成了科研课题,也产生了具有非拼音文字特征的约定符号。^① 仅此而已,别无其他。然而,它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当文字的拼音化——作为科学条件、认识条件的哲学的历史来源和结构可能性——支配世界的文化时^②,科学已不再满足于它的这些进步。这种彼此不合拍的现象早已出现。但今天,由于某种原因,它却以这种面目出现,它可以承担某种责任,

① 例如可参阅 E·奥蒂格(Edmond Ortigues):《话语与符号》第 62 页和第 171 页中的“二级产品”或“第二意向的符号论”概念。“数学符号是一种约定文字,一种书写符号。我们讲‘数学语言’离不开词汇的滥用或类比。”算法规则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文字”,它由书写符号构成。它只有通过语言媒介才能表达。而语言媒介不仅提供书写符号的语音表达,而且还提出了确定书写符号价值的基本原则。的确在必要时,我们还可以解读不认识的书写符号,但这始终离不开已有的知识,离不开通过使用言语而形成的思想。因此,按各种假设,数学符号是二级制作的成果,它以话语的惯用法和设想加以明确约定的可能性为前提。但是,数学化的算法规则的确能表达符号化和独立于具体表达方式的句法结构的形式规律。关于此类问题,也可参阅 G·G·格朗热(Gilles Gaston Granger)的《形式思想与人文科学》,巴黎,1960 年,第 38 页及以下各页,特别是第 43 页、第 50 页及以下各页(论“口语与文字的关系的颠倒”)。

② 所有文字史著作均讨论了将表音文字引入迄今不使用表音文字的文明的问题。参见 EP 第 44 页及以下各页,或《汉字改革》,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际语言学研究》,第 7 期(1958 年 5—6 月号)。